

<<民族铮骨成怀珠>>

图书基本信息

书名：<<民族铮骨成怀珠>>

13位ISBN编号：9787010083483

10位ISBN编号：7010083487

出版时间：2009-11

出版时间：人民

作者：陈廷一

页数：238

版权说明：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：<http://www.tushu007.com>

<<民族铮骨成怀珠>>

内容概要

成怀珠，又名成神保，1914年生于山西省蒲县仁义村，祖籍河南林县。其父成立志，其胞弟成怀德（又名成全保）毕业于保定军校，曾担任阎锡山“亲训师”参谋长。

成怀珠1929年在山西省立第一中学（今太原五中）上学期间接受马克思主义进步思想。1936年9月参加“牺盟会”（之前已加入中国共产党）。1937年7月12日参加“牺盟会”成员组织发起的“百万人签名捐款，数万人请缨上战场”运动。同年9月参加“牺盟会”第一次代表大会后，响应“宁在山西牺牲，不到他乡流亡”的口号，返回家乡发动群众抗日。

1938年初，根据组织安排，担任县委书记、薛关区委书记，受命组建我党在蒲县的第一个党支部仁义村党支部，并兼任支部书记。

同年3月14至16日，带领数十名牺盟会员、抗日积极分子，配合我115师685、686团在井沟、午城设伏，痛击日寇。

1939年12月“晋西事变”时，掩护县委（当时县委就设在其家）20多位同志安全转移至延安，自己毅然选择留下来坚持斗争。

受到决死二纵队领导人张文昂、韩钧的多次表扬。

1943年5月12日被阎匪逮捕，狱中坚贞不屈，受尽折磨。

8月13日在县城北关英勇就义。

时年29岁。

至死只承认自己一人是共产党员，其支部20余人无一受损，完整保存。

家人次日收尸时，一条腿已让野狗叨走。

其感人事迹曾受到“牺盟会”领导人薄一波的称赞。

建国后，毛主席为他签发了第一批烈士证书。

<<民族铮骨成怀珠>>

书籍目录

第一章 宣统三年的那些事儿第二章 成怀珠在省城太原求学的日子第三章 革命使成怀珠离开了学校第四章 返塬，是在一个朝霞满天的早晨第五章 原生态的故乡和回乡后的尴尬第六章 在古县国民小学，他们见到了同窗郭兴堂第七章 村外的那场皮影戏第八章 感恩的父母，操心的老人第九章 信誉诚的实习生第十章 信誉诚的账房先生第十一章 19岁，谈婚论嫁的年龄第十二章 爱情似雪花般飘洒在他的眼前第十三章 入党，在蒲县牺盟会干部训练班毕业之际第十四章 八路军要在蒲县打一仗第十五章 为抗日筹粮，为抗日宣传第十六章 仁义村和古县镇热热闹闹的抗日故事第十七章 “百石粮”的抗日传奇第十八章 风云突变和白色恐怖下的蒲县党组织第十九章 “晋西事变”后的仁义村，蒲县的革命中心第二十章 暗号是“春天来了”，回答是“冰雪融化了”第二十一章 三支枪口顶住了他的胸膛第二十二章 连魔鬼都要诅咒的酷刑第二十三章 在敌人的枪口下，烈士倒在了蝎子沟里尾章 共和国没有忘记后记

<<民族铮骨成怀珠>>

章节摘录

第一章 宣统三年的那些事儿 宣统三年，在北塬的风声里，还感受不到清王朝的风雨飘摇和国民革命的气息。

似是那山外的世界，与安静的北塬毫无干系。

不管是古县镇，或是散布在五鹿山以西，星罗棋布的村落，脑后都拖着一根辫子，不是龙旗胜似龙旗。

女人在习惯的裹足中，忍受着阵痛的束缚，等待着待字出嫁。

和蒲县城一样一条街的古县镇，虽然与县城的那条相比短了些，却有着和县城一样古朴民风，千年不变的公秩良俗。

思想或多或少有些愚昧、执拗的思维方式，缺乏新的思考。

同样充满了迷信。

在古县镇坐拥皮货铺子的成立志，尽去了从前的饥寒交迫，春风得意了。

仅用了四年的光景，成为北塬最成功的人。

在成家大爷的帮助下，第一次置业，100亩肥沃的土地，保障了今后的温饱。

这样令人羡慕的业绩，对于一个土生土长的北塬人，差不多就是创业的神话。

他小心翼翼地交朋友，用宽厚和诚信，跟所有的北塬猎户交易。

因为他拥有的仅是表象的成功，在成功背后，他是孤独的，又时时被危机包围。

因为在封闭的北塬人眼里，他是一个外乡人，没有任何依靠的力量。

改变这现状的方式，唯有婚姻和随了婚姻的结合，与之同来的不舍不弃的血缘关系。

对于成立志已经是一个简单的过程，又是一个可选择的事儿，成家大爷托了一个媒婆，在克城镇牵了一根红丝线，一家还算殷实的农户。

成立志没答应，因为30里外的克城人，帮助不了他解决势单的困境。

一个季节甚至更长的时间，成立志才能雇一辆马车，把累积的皮货拉到临汾或太原去。

空铺子交给成家大爷，差不多也就形同打烊了。

成家大爷不懂皮货。

一次去了又回的时间，约十天左右。

成立志很少在途中逗留的，乘了回来的马车，捎带一些城里才买到的洋药洋火等，马不停蹄地回到塬上。

那一年从临汾回来的成立志，突然改变了观念，也在惶恐中困惑。

因为他熟悉的太原，已经改变了天地，到处都是剪掉辫子的革命党。

大清完蛋了。

突然改变的世界，给了他期待，也令他一塌糊涂。

摁在地上被剪掉辫子的成立志，是北塬第一个目睹革命的人。

那失去的辫子，促使他第二次改变回家的路线。

哭了一路的车夫，在蒲县城的小东关，一家面馆吞下一碗蒜面条，一张“圪窝”，靠了铁皮车轮儿抹眼泪。

成立志欠屁股上车，说走咧。

没了辫子，咋回塬上见人？

似是被“圪窝”噎住了，成立志不响。

半天，车夫又说，掌柜的“哦”没脸回了。

去东岳庙。

那咱就晚回一天。

掌柜的，不逢庙会，去东岳庙弄啥？

一夜又长不出一条辫子。

没准儿，明儿县城就来了革命党。

没辫子的人成千上万，又不是“我些”两个，谁个还说三道四。

<<民族铮骨成怀珠>>

车夫跳上车，甩响了鞭子。

你慢点儿，没准革命党都来了，街口儿捉人剪辫子呢。

车夫轻勒缰绳，颠晃了半条街，嘟囔道这哪儿有一点慌乱呵，担挑的推车的，连逛街的都跟从前一样。

革命党啥时来这儿呵？

成立志失望地说，“哦”不晓得。

马车很快穿过城门洞，沿了官道向南驶去。

城内的街道陈铺着石板，城外的官道是条丈宽的土路，似是刚经了一场雨，水洼里车辙马迹里，汪着水。

听着蝉唱成立志扯下头上的紫花布。

离开太原后，为了那根剪掉的辫子，他们裹了头。

刚立秋的天气，裹头戴帽子远呢。

闷也热。

他想太原都剪了辫子，蒲县也挨着。

都没了辫子，也都见怪不怪了。

他们也不是塬上的怪物了。

柏山距离县城十余里，马车只用了半个时辰的工夫，停在山脚下。

车夫一面拿紫花布裹头，一面问，掌柜的，马车寄存在哪家店里？

你以为真给神仙磕头去呵？

成立志嘿笑说，看“哦”的老师去。

他学问大，不出门口也懂天下事。

车夫笑了，说掌柜的，这天下事跟咱没啥，老百姓呵，不管谁个当皇帝，都是“见天”吃饭，逃不了苦命。

成立志说，弄明白了，比糊涂强。

车夫又说，明白糊涂都一样。

马车一直往山里去，三五里外横了一条小河。

成立志跳下来，拎了两盒太原果点，一包洋火，看着哗哗作响的溪水，说等我吧。

成立志沿了一架二三尺的石板桥，向对面的一溜儿窑洞走去。

一年前他来过一次，科举废除后，席先生的乡野教授便失了业，一步也不离开柏山了。

他不迷信神仙，每天早晨上山徜徉在东岳庙，只为欣赏那儿的风景。

一棵楝树下，秋风里稠密的树叶，没有丝毫临秋的迹象。

日头不偏不倚，掠晃在石桌上，一册打开的线装书，褪色里早失了墨香。

依旧戴着石头镜的席先生，结着夏布马褂，仔细越来越远的人影儿。

席先生。

听了叫声，席先生笑了。

你怎么来了？

“哦”正打算去古县找你呢。

果点和洋火放石桌上，接过席先生递给的芭蕉扇，成立志摇两下说，席先生，您老人家身子骨，还这么硬朗。

席先生说，一天不如一天了。

成立志说，您找我有事。

席先生笑说，好事。

成立志苦涩地说，好事，眼跟前这一关难过了。

席先生，您没发现“哦”头上少了啥，多了啥？

席先生问，少啥了？

辫子。

席先生扯掉成立志的裹头布，愣住了。

<<民族铮骨成怀珠>>

披散的头发，连一条狗尾巴也扎不起了。

盯着学生沮丧的模样，问咋回事？

太原来了革命党，逮谁都剪辫子。

成立志说，先生，大清完了。

太原大街上张贴的告示说，宣统退位了。

半天，席先生一声叹息道，这么说又赶上改朝换代了？

那辫子剪掉剪掉吧，不可惜。

江山易主，这辫子早晚都要剪掉。

成立志问，您老人家说，这革命党跟大清有啥不同，他们是干什么的？

这么大一个大清，怎么说完就完了呢？

席先生默坐不响。

唉！

您老人家说话呵？

看着焦急的成立志，席先生说，知为知之，不知为不知，“哦”怎么告诉你呵？

废除科举，那是千年的仕途正道，仅见大清王气尽了。

天总要变的，多半会越变越好，也多半是那些留洋读书的人，闹的什么革命党。

洋人那么发达，虽然缺乏礼化，效仿他们不是坏事儿。

革命了好！

革命了好？

成立志问，都革谁的命呵？

席先生说，自然是清廷和那些官宦的命。

不管怎么说，革不到“哦”这个老学究头上，也革不到你这个皮货客头上。

成立志说，我还是不明白。

席先生说，那你就糊涂着吧。

等革命党进了县城，听了他们的主张，你就明白了。

郑板桥讲得好呵，难得糊涂！

成立志笑了。

问您老人家，不会是糊涂了一辈子吧？

席先生说，还是糊涂了好。

年轻时候“哦”乡试落第后，原本打算去平遥的一家钱庄“熬相公”的，那东家满口答应。

“哦”放不下秀才架子，割舍仕途功名，半路又返回了蒲县。

不是人家误“哦”，而是“哦”误了“个自”。

“哦”有一学友，去了乔家“日升昌”，不但“熬相公”学成了，还做了一家分号的掌柜，一年拿几百两银子。

你说多少学问值一两银子，“哦”这也叫明白？

成立志说，先生，学问归学问，银子归银子，不是一码事儿。

在蒲县您是德高望重的人，多少银子能买去您的学养呵？

您老人家也算是糊涂人了，塬上还有几个明白人呢？

“哦”记得您讲过的那句话，人这辈子，顶重要的是明白。

今儿原本没打算来看您，为了弄明白革命党咋回事儿，折了这么个弯子。

不管是明白是糊涂，革命党的话题打住了，明白不了糊涂了吧。

席先生说，还是说你“个自”的事儿。

成立志说，“哦”“个自”啥事儿？

又犯糊涂了。

席先生说，你也算是小出息了，该成家立业了。

“哦”有一家亲戚，住在克城街上，很本分的庄稼人，跟你也算门当户对。

闺女“哦”见过，善良勤俭，人不但秀气，三寸金莲在克城名气大了，家教好呵！

<<民族铮骨成怀珠>>

前一阵“哦”那表侄来看“哦”，牵红线头一回做月老。

只要你点头，“哦”就为“你些”择一喜期。

成立志说，先生，您就让我看她一眼，再说话好不好。

席先生说，掀了盖头，还不由你去看。

成立志苦涩地说，先生，就看一眼。

席先生笑了，半天说，“哦”找不出借口呵。

成立志问，亲戚多嘛？

席先生说，在克城也算大姓，族人有几百口。

成立志点头，看着席先生等话。

席先生递给他一碗茶，“个自”又呷一小口儿，咂嘴儿说，你把这包洋火带克城去，回古县也算顺路。

另外我写一封信，满意信交给人家，不满意你就揣回去。

彼此都见一面也好，省得掀了盖头后悔。

<<民族铮骨成怀珠>>

版权说明

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:<http://www.tushu007.com>